



● 本版关注

文学翻译家傅惟慈逝世引发追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中国著名翻译家傅惟慈于2014年3月16日因突发哮喘去世,享年91岁。在翻译界,傅惟慈的名字与格林和毛姆二人连在一起,犹如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或者傅雷之于巴尔扎克。他的译文,给一代人以外国文学启蒙。傅惟慈的逝世引发出版界和读书界缅怀,曾出版其作品的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怀念其为“有风骨,有格调,有性情的前辈”。

傅惟慈生于1923年,1942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1947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50年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留学生讲授汉语,并从事翻译。退休前任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

他少时是文学爱好者,爱读书、爱写作,以书为师;长大后,他圆了少时的梦,成了买书人、读书人、编书人、写书人、卖书人这“五书俱全”的编辑家。汪家明以书为业30年,仍以梦为马,以此为乐,做着爱书人的“编之梦”——看到一部好的稿子,就迫不及待想推荐给更多的人。

汪家明:
编辑要有创造性,就离时代潮流远一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任志茜

汪家明,曾用名汪稼明,笔名吴禾,出版人。1953年生于青岛,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因策划出版“老照片”丛书闻名,现在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工作。有《佛心与文心·丰子恺》等多部文学传记和随笔集《难忘的书与插图》等出版。

“编一本比生命还长的书——哪个做编辑的不想呢?”

出版人汪家明在《难忘的书与人》中的第一句话就打动了我,虽说写下便是永恒,但要达成这样的梦想,即便编辑下功夫全力以赴,恐怕也未必能得偿所愿吧?

大约正是有过太多的求而不得,在我问及他过去的诸多策划成功的原因时,譬如他编辑了图书“老照片”丛书和《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等一批市场与口碑皆佳的图书,汪家明用“机缘”二字回答了我。甚至他说自己能成为一名出版人,也是机缘巧合。“很多事情,都是碰上了。”这位出版人如是作答。

汪家明1984年进入出版业,之前他在山东省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因妻子工作调动,到山东画报杂志社工作。他编了9年杂志,从编辑做到总编辑,期间他策划的《运河风情录》和《青岛·老房子的故事》先后让这家地方杂志受到出版界瞩目。1993年汪家明受命创办山东画报出版社,《图片中国百年史》作为该社的第一个出版重头戏,打破了以往历史书使用图片的界限,在读者中反响强烈,获得1994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随后,他策划的“老照片”系列更是引领阅读风潮,开启了读图时代的到来,至今这一系列仍以每辑三万册的稳定销量在出版中。2002年,汪家明调到三联书店,到了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等这些他尊敬的同行前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继续做“把一本书做到最好”这一理想中的图书。2012年,汪家明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对美和出版理想的追寻,是他在多年出版历程中一直不变的追求。

在《难忘的书与人》中,汪家明把这些年来他对编辑工作的感悟心得,同行前辈和他的编书旧事,他的阅读成长史,乃至与汪曾祺、孙犁、叶至善、丁聪等文学大家的交往故事和对他们的文学评论,都写进了去。从汪家明的文章中,我们还可以寻觅到他对编辑传统的尊重。比如他在书中收录的题为《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史》的文章中写道,三联书店在1958年出了一部《中国兵器史稿》,存下来的出版档案有130页,71项,这本书经多位编辑大家和沈从文等几位学者之手,历时5年辗转方得面世,其中大量学术性、事务性的工作和付出的人力物力,只在该书的《出版者说明》中用了108个字带过。而汪家明在前头所说的“碰上了”,何尝不是如此呢?

汪家明在1990年代因策划出版“老照片”系列名声大振,但他却说当时之举却是现实所迫的不得已。汪家明喜欢文学和人文书,可出版社只能出摄影画册和摄影理论读物。为了出版理想中的图书,他选择了传记文字加大量照片的出版方式,用文字阐述老照片,补照片之



《难忘的书与人》汪家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1月版/31.00元

不足。这种图书的表现方式加上世纪末氤氲的怀旧情绪,让“老照片”系列甫一出现,便成为大众阅读潮流。他还以同样的方式重出作家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此前这本书已出版,汪家明很喜欢,还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这个故事,该怎么做呢?他在书中加了大量图片,包括张洁和她母亲以及女儿三代人的照片,甚至细微到火葬证、挂号单、写有记录的年历等照片也都收录进去。这部作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成为张洁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我理想中的编辑,要有热情,当他发现一部好的稿子,会迫不及待想与别人分享,在推荐给读者的时候,会不遗余力。”汪家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正因此,汪家明在采访中说,编辑最大的特长不是策划,而是发现。“策划是让别人为你服务,作者要根据你的构思来写;但发现是你要把好东西挖掘出来,再进行编辑。”其实汪家明就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比如他说范用、沈昌文和董秀玉这些一流的出版家,都在出版理念上大大影响了他。他不避讳说“老照片”系列丛书整体设计学习了三联《读书》杂志的风格,沈昌文称“老照片”为照片里的《读书》,这让他既佩服其眼力,又暗自得意。还包括广西师大贝贝特的总编辑刘瑞琳,他赞其经营作者有一套,别人只是做作家的作品,但她能很有眼光地做作家。

读过《难忘的书与人》的文字,再与他聊过,不难发现汪家明是一个心怀理想、宁静致远的爱书人。他将自己追求完美的出版理想,努力贯彻在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与那时下喧嚣的出版圈、与那些爱追逐时代热潮的编辑比,汪家明显得平实、矜持。甚至,他提醒编辑要离潮流远一点。问及原因,汪家明说:“潮流都是短命的,这之中会有一些能流传下去,但当时很难被发现;如果你不去顺应潮流,但找到的是好东西,大家都会喜欢。如果编辑过于顺应潮流,就很难有创造性;这和创作一样,写东西要本能地排斥别人的写法,不然不能成为好的作者。”汪家明又补充说,每个编辑都希望自己的书能多印刷几次,但你是要做大量的现时代需要但很难流传下去的书,还是做少量的但能流传下去的书呢?这是一个悖论。

童的敏感,她将“幸福感”放大。第二,萧红逃婚事件错综复杂,很多人都知道萧红和家庭决裂是因为逃婚,但对过程和是非曲直都不知晓,该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第三,“二萧”恋情绝非佳话,对于萧红来说,萧军注定是一个噩梦。月下评价说:“萧红的本性里潜伏着小女人的狡黠、虚伪和虚荣,然而这是一般女子或者说普遍的个体生命求生的本能,正如萧红在小说里一直表现的人物一般。”(薛易)

《此生注定爱就是痛:萧红别传》月下著/新世界出版社 2014年2月版/29.80元

● 资讯

月下:萧红人生的悲剧源于性格悲剧

童的敏感,她将“幸福感”放大。第二,萧红逃婚事件错综复杂,很多人都知道萧红和家庭决裂是因为逃婚,但对过程和是非曲直都不知晓,该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第三,“二萧”恋情绝非佳话,对于萧红来说,萧军注定是一个噩梦。月下评价说:“萧红的本性里潜伏着小女人的狡黠、虚伪和虚荣,然而这是一般女子或者说普遍的个体生命求生的本能,正如萧红在小说里一直表现的人物一般。”(薛易)

《此生注定爱就是痛:萧红别传》月下著/新世界出版社 2014年2月版/29.80元

● 作家好书

阮义忠



有“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之誉的著名摄影家阮义忠,三十年来第一次个人随笔集《见见·看见·听见》近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他以真挚隽永之笔,回顾他摄影艺术生命中所有的“想见,看见,听见”。他在书中怀念故乡风土、童年往事、异族民情,历数自己从一个乡村木匠家的孩子走上摄影之路的来龙去脉,浓缩了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不同人群的生存景象;他介绍方大曾、庄灵、吕楠等华人摄影师及其作品,捕捉这些暂时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摄影天才之灵光;还藉由书籍与音乐,追溯自己与创作者的缘分,书写独一无二的“私人艺术史”。该书同时收录近50幅阮义忠摄影作品,这些图文构成一部完整的生命之旅。

巫 鸿



《荣荣的东村》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术史家巫鸿的最新著作,他以摄影家荣荣的镜头、日记与书信,串联起北京东村艺术家群体在中国实验艺术黄金时代的创作与生活的故事,该书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东村”是中国实验艺术史上的一段神话,荣荣和一群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张洹、左小祖咒、段英梅、马六明等——以行为演出和摄影的方式,给中国实验艺术界带来了直接冲击。由于“东村”之于中国实验艺术的特殊地位,艺术史家巫鸿曾希望撰写一部“东村史”,然而每个东村艺术家对一些重大事件常常有着相当不同的记忆和表述。巫鸿发现,这些个人化的微观历史的差异与叠压,恰恰展现出这段中国实验艺术神话的丰富与多样性,这也正是书名“荣荣的东村”的由来。

芦 莘



中国著名编剧芦莘的作品中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定稿剧本《白鹿原》,近期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剧本《白鹿原》根据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芦莘为写好剧本历时五载、七易其稿,但因与电影导演王全安理念差异,最终并未启用这一剧本。芦莘谈及他的想法时说,“《白鹿原》小说的价值在于它讲的是中国文化伦理的断裂对于普通人的影响,我在剧本里牢牢抓住了这一点。你时刻可以看到两代人的冲突、两代人不同的选择与命运。”为了让读者领略剧本的意涵与创作初衷,芦莘与他的好友、作家王天兵还进行了十余个小时“编剧怎样将一部长篇小说电影化”的深度访谈,这一内容收录于该书附赠的别册之中。

苏小懒



在推出了销量逾百万的“全世爱”系列后,青春作家苏小懒蛰伏三年,于近日携都市言情小说《如果你曾奋不顾身爱上一个人》(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闪亮归来。作品以“剩女”别琼的情感故事为主线,并毫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许多社会问题:大龄剩女、婚姻恐惧症、幼儿教育的弊端等。苏小懒强调,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传播爱情正能量。婚姻美满的她,大方分享自己的爱情观:“每个主动追求爱情的人,都是勇者。”她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该书能了解,不论你有什么样的情感经历,都愿你可以珍惜现在的好时光,依然有着当初曾奋不顾身爱上一个人时,笨拙、纯粹、执拗、偷偷摸摸、小心翼翼,而又荡气回肠的勇气和魄力,在爱情的宽广大道上,继续一往无前。(欣欣)

教授。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2004年荣获资深翻译工作者称号。他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共有三四十种约三四百万字译著。他的主要作品有,德译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英译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密使》、《长眠不醒》、《动物农场》等,此外他还与好友董乐山合译《1984》,广受读者欢迎。

傅惟慈生前曾有随笔集《牌戏人生》出版,在回顾自己为何选择翻译作为人生之路时,他引用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一句话——“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并认为,翻译是一种需要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文字的游戏,更曾是知识分子在严酷岁月中的避风港。(欣欣)

作家叶开以一人之力编选了一本他眼中最好的语文教材,他希望这一努力,给有心的家长和有反思精神的语文教师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和不同视角,并希望能正能量地推动我国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教育向良善方向发展。

叶开:我为什么编《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受访人:叶开(作家) □采访人:路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您之前有《对抗语文》出版,对语文教材提出批评,还引发了不少争议,到现在终于编了“一个人的教材”。从批评到做建设性的工作,你挑选这套书文章的标准是什么?

■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多次谈到“人道主义”、提倡“人的教育”,钱谷融教授说“文学是人学”,这都是强调,作为人类文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道主义”。我选的这些文学作品,都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关心、同情着普通人的生活,贴近广大读者的灵魂,呈现“真、善、美”的丰富内涵。现行语文教材在选文时,则更多强调“道德教化”、“政治性”,过于类同政治教科书。同时,我有感于现行语文教材脱离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针对性地选编19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

□文学编选有角度不同,但书名为什么要叫《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这套书原来叫“一个人的教材”,书名是编辑的意见,更加醒目,也更加有针对性。这套书的体例不按现行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只是一种进阶阅读与写作的指导,书中有关的点评、分析和延伸阅读材料指导,认真的读者读了其中一篇之后,会对相关的作家、作品,有个比较完整的认识。第一部分四册,首先选择当代的文学作品。如果读者买账,鼓励我继续,我就再编写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各分册。

“我这一次是真正写小说。”写过好几部剧本和小说并以著称的70后作家赵赵,在3月16日于北京单向街书店举办的中篇小说集《丫头儿》发布会上,这样郑重地说。“如果说40岁之前是生活,40岁之后便是回忆生活,人到了一定年纪总想写不那么商业的东西,不然会觉得很遗憾,希望读者能耐心看到我的这种转变。”

赵赵:《丫头儿》说的是当你谦卑却有力量

■张维(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编辑)

赵赵把她的新作《丫头儿》发给我时说:“这是我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小说(以前的作品都是剧本改小说),以后请叫我纯文学作家。这次我尝试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我把它叫‘扬沙子’,写哪儿算哪儿。你先看看能不能读下去。”

于是我用了一晚上,看完两个中篇,坦白告诉她:“我更喜欢《王招君》,胜过创新写法的《丫头儿》。”赵赵用意料之中的口吻说:“我丈夫说《丫头儿》写得用力过猛,但我喜欢。”

《丫头儿》是我责编赵赵的第四本书了。之前的《动什么,别动感情》和《结婚进行曲》满纸撒泼打滚式的爱情,京味十足令人捧腹,使她“女王”的冠名不胫而走;《穿“动物园”的女编辑》中,爱情成了职场戏中的辅料,全书金句密布,笑声的尾音,却化为对每一个卑微者的叹惜。到了《丫头儿》,赵赵像是洗去铅华一派淡静,仍然幽默,但被缝在字句里面,不再铺张了。

我把《丫头儿》理解为赵赵在描摹市井之后对生活的一次真正提萃。关于书名和封面,我都用了赵赵的意见。她希望突出自己故事和写法上的变化,坚持用《丫头儿》做书名。关于封面,她设想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发型和衣服都是1970、1980年代的式样,背景要有老工业区的感觉;关键是丫头儿的眼神,要略略向上看,可以有笑意但不要明显,充满懵懂——我明白,她是想以丫头

头儿这样单纯的视角来审视成人世界,这也正是她在书中所做的。故事里的主角连名字都没有,可以是1970年代末一个生长在任何城市里的小女孩。生活对于丫头儿来说就是每天认识不同的人和事,而在成人眼中,每一桩微渺的事情都足以改写命运。赵赵很少对我的编辑与装帧提意见,这一次,我从初审到出版,《丫头儿》我看

了三四遍,越发读出字缝里的谦卑。再回忆赵赵从前的作品,又何不如此。赵赵最擅写不懂交际、胆怯又倔犟的女人,比如爱得低三下四的佳期,比如特别不识眼色的程昕,比如以受挤对刷存在感的王招。虽然她们的存在本身成就了一个个笑料频出的故事,可为谦

卑者,她们的生活与喜剧无缘。赵赵对她们从未尖刻嘲讽,总是小心翼翼地掩藏起同情,捕捉她们身上闪过的微芒,汇聚起来,一章一回地释放给找乐的人。

我妄揣这种谦卑与赵赵的个性也是有关的吧。也许很多人认为“女王”赵赵定位是奔放悍女,而我认识的她风趣却并不话密,甚至有点“社交恐惧症”。我和她有太多共鸣,所以有读者问王招为什么不愤怒不反击时,我和赵赵的回答如出一辙:那就不是她了!

我想,赵赵的生动和她笔下的热闹,都是从她对生活的谦卑和善意里头出来的吧。但这话如果当面跟赵赵说,估计她会白我一眼:切,谁谦卑啊,我这是低调。